一元多重心物觀《二十一》

／李杏邨

第三章　非心非物實相觀

超以象外，得其圜中

談到這裏，讀者或許會問：「禪宗的心印法門，似乎無心可印，無法可傳，無佛可求，無生可度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不是完全落空了嗎？這樣的宗教哲學，究竟對世道人心有何裨益呢？」這個問題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答的，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，禪宗的入世精神，遠較其他宗教哲學更爲徹底、更爲積極。禪宗的第一義諦是理事兼備、行解並重，不行就不能解，不解就不能行，出世就是入世，入世就是出世，「超以象外，得其圜中。」禪宗六祖慧能說：

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
離世覓菩提，猶如尋兎角。

學禪的人，在未悟（解）以前，要脚踏實地從現實生活中體驗大道；悟道以後，也要在現實生活中印證大道。現象不離本體，在塵就是出塵，凡聖無殊，色空不異，煩惱的反面就是

菩提，痛苦的昇華就是解脫。這種色空不二、凡聖一如的境界，祇能從尋常日用中體驗得到：

《誤飲汚水而入道》

「高麗惟曉法師，遠涉重洋，前來中土，參學訪道。某日行脚，至一荒僻之地，四無村落，夜宿墓地。長途跋涉，飢渴交迫，不能成眠，舉目四眺，月上遙天，清輝四溢，見墓旁有一泓清水，乃以手掬飲，殊覺甘美可口，乃酣然入睡。次日晨起，見水由墓中滲出，心生厭惡，嘔吐不止。但是在窘急之間，頓悟『萬法唯心』之旨，此後回國，從事著述，弘法利生，成爲一代宗師。」（「淨土津要」上册一二四頁）

惟曉禪師爲高麗名僧，他在未來中土以前，勤於修持，博覽群書，深入經藏，那會不知道「萬法唯心」之理呢？不過閱藏讀經，望文解義，雖有所知，並非眞知，因爲能知所知，主客對立，心境分歧，已經落入相對世界，更那有見道的分兒？在唯識學裏，這種來自依他作解的知見屬於比量知見，禪家稱爲意解情識，爲入道之障，所以「維摩詰經」說：「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。」相對地，從現象悟證本體，也就是從現實生活中體認大道，是從緣悟入，見相離相，中間透過聲色網、文字障，直下見道，不隔寸絲。這種見而離見的知見，爲現量知見。在現代心理學裏，這種孤立絕緣，單刀直入的心理活動，名爲形象的直覺(Intuitive Perception)。

談到直覺的問題，德國哲學家柏格森(Bergson)說：「甚麼是靈魂？靈魂就是自我——直覺的自我(Intuitive Self)，直覺的自我就是創造性的自我(Creative Self)，它是從內在生命的延展和成長中得來的，它是我們內在的永恒生命的根源，能夠洞徹宇宙人生的底蘊(見拙作「西天閃耀的慧星群」一七一頁)。

惟曉禪師乍見水從墓道溢出，一時情急，噁心嘔吐，不期然地切斷思路，進入直接覺觀，在一瞬之間，活生生地體驗出「萬法唯心」之理。

靈感性的直覺，是一種神奇的經驗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它像飄風閃電一樣應緣而起，觸機而發，稍縱即逝，不可捉摸。就心理狀況而言，淺層的直覺，接近佛家的有漏現量；深層的直覺，近似佛家的無漏現量。直覺的發展因人而異，層次不同，就其發展的順序而言，概分爲平常人的直覺、聖哲的超覺和佛菩薩的正覺。

由比量轉入現量的心路歷程，和電視機改變頻道一樣。舉例而言，電視機的第五頻道(Channel No. 5)關閉以後，第六頻道才能開啓。隨着頻道的變換，電視機畫面上顯現的聲光影象也有所不同。心靈電視機的主要頻道祇有兩個，亦即比量頻道和現量頻道，前者涉及名言思辯和邏輯思想，後者涉及形象的直覺和靈感超覺。在某種場合之下，一種突如其來的刺激、影象、恐懼、痛苦或情感的波動，都會打斷一個人的慣常思路，使他的心靈電視機，由比量的頻道，轉入現量的頻道。一霎時，靈感性的直覺，像電光石火一樣，突破現象界的聲色之網，直徹心源，與大化冥合、天地同體；時空之量、物我之分，蕩然無存。這是虛空紛碎、乾坤一家的境界。禪家所謂從緣悟入，即指此而言。

《見桃花而入道》

「福州靈雲志勤禪師，本州長谿人也，初在況山，因見桃花而悟道，有偈曰：

三十年來尋劍客，（作者註：尋劍係指尋求靈心慧劍之意）
幾回落葉又抽枝，
自從一見桃花後，
直至如今更不疑。

溈（溈山）覽偈，詰其所悟，與之符契，囑曰：『從緣悟達，永無退失。善自護持。』」（指月錄卷十三）

後來，寂音大師勘驗這個偈子是否爲見性之作，也作了一個偈子：

「靈雲一見不再見，（見色明空，心不住境，故見而不見）
紅白枝枝不著花，
畤耐鈎魚船上客，
却來平地撓魚蝦。」

他的評語是肯定的，靈雲一見桃花，便由相證性，見色明空，收歸己有，因爲現象就是本體的表徵，本體就是自性。桃花是現象之一，當然不離自性，所以一見之後，桃花已成自性中物，結果，紅白枝枝，花不成花。這祇是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」的境界，尚未透脫三關，達到性相圓融、心物統一的地步。

附註：「吉州青原禪師，上堂。老僧卅年前，未參禪時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。及至後來，親見知識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。而今得個休歇處，依前見山祇是山，見水祇是水。大衆，這三般見解是同？是別？有人緇素得出，許汝親見老僧。」（「指月錄」卷廿八）

眞如佛性也就是自性，人人本俱，個個圓成。但是一般人不知珍惜自家寶藏，反而捕光捉影，心外求法，就和鈎魚船上的漁夫在陸地撒網、捕捉魚蝦一樣。靈雲見桃花而悟道，是由現象認證本體，佛家稱爲「見色明空」。這是一種超直覺的慧心觀照，遠離分別計度、顚倒妄想，故能直徹心源，自見本性。古語說：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」三十年來，他勤修苦鍊，終於鍛鍊出一把靈心慧劍。在這卅年的過程中，他歷盡艱辛，飽經風霜。他看到年光的流轉，春去秋來，花開花謝，落葉抽枝，年復一年，更感到事物的無常和生命的空虛。「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」隨著時光的消逝，他的靈心慧劍，火候已足，霜刃未試。最後時機成熟，這把慧劍應緣起用，利刃一揮，斬斷情纏意鎖，直搗黃龍，自見本心，疑團打破，虛空粉碎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桃花依舊笑春風，無怪溈山禪師驗證他的偈子說：「從緣悟達，永不退失。」

《聞蛙聲而入道》

「宋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，則心慕楊文公、呂微仲之學，

謁寶印明，問入道之要。明曰：『此事惟念念不捨，久久純熟，時節到來，自然證入。』復舉柏樹子話，令時時提撕。公久之無省（悟）。辭謁善權清公，問：『此事人人有分，個個圓成是否？』清曰：『然』『爲什麼某無個入處？』清於袖出數珠，示之曰：『此是誰的？』公俛仰無對。清復袖之曰：『是汝的，則拈去，纔涉思惟（分別計度，情生智隔），則不是汝底（的）。』公悚然，未幾，留蘇氏館。一夕入厠，正提柏子樹話，聞蛙聲，釋然契入，述偈曰：

春天月夜一聲蛙，撞破乾坤共一家。
正恁麼時誰會得？嶺頭脚痛有玄沙。」

（指月錄卷三十一）

附註：正恁麼時爲唐語，卽指思路中斷的時候。六祖壇經載：「惠明作禮云：『望行者爲我說法？』惠能云：『汝既爲法而來，可屏息諸緣，勿生一念，吾爲汝說明。』良久，惠能曰：『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恁麼時，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』惠明言下大悟。」正法眼藏云：「玄沙初欲徧訪諸方，參尋知識，攜囊出嶺。築（方便鏟）著脚指，流血痛楚，嘆曰：『是身非有，痛從何來？』」

聞蛙聲而入道，也是從緣悟達。這個心路歷程，佛家稱爲「知幻卽離，離幻卽覺。」用現代語言來說，就是從現象認證本體，正如前節所述，從緣悟入，要有相當的舖路工夫，並非一蹴而及。僧問趙州：「甚麼是祖師西來意？」趙州答稱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這個答案，毫無意義，叫人無法運思緣慮。張九成時時提撕這個，就現世觀念來說，不合邏輯的「柏樹子」話頭，日子久了，自然可以清除名言思辯的意念心垢，這也可以說是培育超直覺的離念靈知的下手工夫。善權清公老婆心切，叫他從無意識處著手，探測心源，當他問道：「我爲什麼沒箇入處？」清公從袖子裏拿出數珠說：「是你的就拿去吧！心念一動，情生智隔，就不是你的了。」

這個答案有雙重意義：(1)數珠也是現象之一，不離本體，當然是他自性中物，但是一念情生，他便在現象界兜圈子，不能悟證本體，當然這個數珠也就——不是他的了。(2)這個答案從字面上看來，是毫無意義，驢唇不對馬嘴，使他面對丈二金剛，摸不著頭腦。他一時楞住了，在這一刻一霎那，他的念念遷流的心意識作用也中斷了，這種種都有助於他的「清除心垢」。培育離念靈知的努力，一旦機緣成熟，見色聞聲都是入道之機，大慧普覺禪師說：

「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，則日月浸久，自然打成一片，『何處爲應緣處？喜時怒時，判斷公事時，與賓客相酬酢時，與妻子聚會時，思量善惡時，觸境遇緣時，皆是噴地一發時節，千萬記取這個道理。』」（指月錄卷卅一）

春天夜月，萬籟俱寂，一聲蛙鳴，觸動靈機，心行滅處，當下卽是。覺性圓滿，物我統一，見色如見心，聞聲卽認性。——宋．張拙說：「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才動被雲遮。」也就是這個道理。講得更清楚一點，揭開心意識的序幕，本原眞性立卽顯現，涵蓋乾坤，包羅萬象，虛空世界，山河大地，動植庶品，不離本體，都是心中故物，何有人我？何有色空？何有現象？何有本體？這是心物統一、天下一家的微妙境界，這和玄沙禪師從緣悟入的經驗頗有近似。如前節所述，玄沙禪師身背行囊，手攜方便鏟，登山涉水，參訪善知識。有一天，他攀登山崗，方便鏟從手頭滑落，砸傷了脚指，血流如注，痛徹心肝，一時情急，思路中斷，靈光一閃，恍然大悟。「四大無我，五蘊皆空，身非我有，傷痛何由而來呢？」談到這裏，最要記取從緣悟達，事修更重於理悟，僅有文字般若，而無實地參修

工夫，無異畫餅充飢、隔鞋搔癢，和本原心性毫無交涉。

時此際，思量緣慮的比量心理活動已逐漸停止，現量的直覺和超覺也開始萌生了。這正是莊子所說「官知止而神欲行」的佳境，欲悟未悟，欲證未證，在如醉似痴、無覺無知的當兒，忽聞江上一聲大喝為侍郎開路，如春雷暴綻，心胆俱裂，思路中斷，眞性現前，恍如大夢初醒，天地異色，身心世界，滙歸自性，人天交會，海濶天空，始知衆生與佛，不隔寸絲，於內覺觀，當下卽是。

《聞官差喝道而開悟》

「分庵主爲道猛烈，無食息暇。一日，倚石欄，看狗子話（參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？）雨來不覺，良久，衣濕知是雨。爾後，因行江干，聞階司喝侍郎來，忽然大悟，說偈曰：

幾年箇事掛胸懷，問盡諸方眼不開。
肝膽此時俱裂破，一聲江上侍郎來。」（人天寶鑑卷下）

分庵主向道心強，銳意求進。一方面拋家離舍，遊走他方，參訪善知識，但無所獲，智眼未開。一方面屏除萬緣，單提一念，參究話頭，念茲在茲，時時提撕，幾至廢寢忘食。一日，斜依石欄，江干獨立，看「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」的話頭。一時功用精純，萬念歸一，識性不起，雨來不覺，徧體淋溼。此

《被擊落水而悟道》

「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，節操高邈，度量不群，自印心於藥山，與道吾、雲巖爲同道交。洎離藥山，乃謂二同志曰：『公等應各據一方，建立藥山宗旨，子率性疏野，惟好山水，樂情自遣，無所能也。他日知我所止之處，若遇靈利座主，指一人來，或堪雕琢，將授生平所得，以報先師之恩。』遂分攜至秀州華亭，泛一小舟，隨緣度日，以接四方往來之衆，時人莫知其高蹈，因號船子和尚……。

「道吾後到京口，遇夾山上堂，僧問：『如何是法身？』山曰：『法身無相。』曰：『如何是法眼？』山曰：『法眼無瑕。』道吾不覺失笑，山便下座，請問道吾：『某甲適來，祇對這僧話，必有不是，致令上座失笑，望上座不吝慈悲。』吾曰：『和尚一等出世，未有師在！』山曰：『某甲甚處不是？望爲說破！』吾曰：『某甲終不說，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。』山曰：『此人如何？』吾曰：『此人上無片瓦，下無卓錐。和尚若去，須易服而往。』

「山乃散衆束裝，直造華亭。船子才見，便問：『大德住甚麼寺？』山曰：『寺卽不住，住卽不似。』師曰：『不似，

似個甚麼？』山曰：『不是目前法。』師曰：『甚處學得來？』山曰：『非耳目之所到。』師曰：『一句合頭話，萬刼繫驢橛。』師又問：『垂絲千尺，意在深潭，離鈎三寸，子何不道？』山擬開口，被師一橈打落水中，山才上船，師又曰：『道道？』山擬開口，師又打。山豁然大悟，乃點頭三下。師曰：『竿頭絲線從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。』山遂問：『拋綸擲鈎，師意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絲懸綠水，浮定有無之意。』山曰：『語帶玄而無路，舌頭談而不談。』師曰：『鈎盡江波，金鱗始遇。』山乃掩耳。師曰：『如是如是。』遂囑曰：『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，沒蹤跡處莫藏身。吾卅年在藥山，祇明此事，汝今已得。』（指月錄卷十二）

夾山所說：「法身無相，法眼無瑕。」就佛理而言，是講得通的。法身爲本體自性的別名，離言絕相，無跡可尋，佛菩薩證性返眞，情識兩空，始有法眼，云何有瑕？但是夾山在未悟以前，情識未空，性相間隔，妄談法身法眼，皆成戲論。法身法眼無心緣相，無文字相，一落言詮，便失本眞，成爲剩法，故道吾不肯，因而失笑。頌古云：「山既得法於船子歸，道吾復遣僧往問：『如何是法身？』山仍曰：『法身無相。』問：『法眼如何？』亦仍曰：『法眼無瑕。』僧歸舉吾。吾曰：『這漢此回方徹。』」未悟以前，妄談「法身」「法眼」，皆爲比量知，如盲人摸象不知所云，悟後再談「法身」「法眼」始爲現量知，故道吾首肯。比量知，也就是時下所謂口頭禪或知解宗徒，和法身法眼毫不相涉。六祖慧能一日告衆曰：

「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，諸人還識否？」神會出曰：「是諸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。」師曰：『向汝道無名無字，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蓋頭，也只成箇知解宗徒！」

那就是說，神會未能眞參實證，從事境的磨煉中體會本原眞性，空談無益，說食不飽，至多不過是一個知解宗徒。

「上無片瓦，下無卓錐。」係雙關語。船子和尚泛舟華亭，上無片瓦蓋頭，下無寸土立足。如就精神境界而言，船子和尚已透禪門三關，情識兩空，空亦不立，性相融通，這是三空的境界，故曰：「上無片瓦，下無卓錐。」

「寺（似）即不住，住即不似。」亦爲雙關語。本源自性靈明寂照，體超動靜，不住空有，住空則着空，住有則著相。故金剛經說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。「住即不似，似即不住。」係指自性而言。船子和尚又追問下去：「不似個甚麼？」夾山答曰：「不是目前法。」即指自性本空，透脫現象界的聲色之外，非耳目所能企及。夾山精研性相各宗，雖未事證，已有理悟，故能舉一返三，對答如流。船子和尚說：「甚處學得來，一句合頭話，萬刼繫驢橛。」因爲尋言摘句依他作解，僅爲理悟，未經事修，反爲入道之障。講得更清楚一點，理悟就是比量知，涉及名言思辯的心理活動，走慣了理悟的輕車熟路，積重難返，無法改變心態，以直下承當的現量直覺、超覺或正覺體認大道。首楞嚴經說：「理須頓悟，事須漸修，乘悟並銷，因次第盡。」所謂「乘悟並銷」，即指理悟而言。理悟來自心意識作用，如不經過事境的磨煉，使之消失，無法進行直下承當的事修。語云：「心死神活」識心不死，則靈神不活，何能見道？

「垂絲千尺，意在深潭，子何不道？」深潭係本源自性，人人俱備，個個圓成，如非情生智隔，當下即是，不假外求。夾山初由理入，繼以事修，妄緣漸息，情想將空，如能百尺竿頭再進一步，則心空性現，直取菩提。此正欲悟未悟、欲證未證的緊要關頭，正如水上垂釣，風息波平，深潭空明，金鱗已

現，離鈎三寸，似得未得，船子和尚獨具慧眼，深知底蘊。一旦夾山開口道出，便爲意解情識，如畫蛇添足，乖離自性。禪家所謂「一落言詮，便成剩法。」即指此而言。船子和尚愛才心切，未容夾山開口，便一再揮橈將其打落水中，使夾山不暇擬議，直下無心，豁然開悟，夾山乃點頭三下，取代言說，因開口即錯，動念即乖。

「竿頭絲線從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。」竿頭絲線係指意念的浮動，清波係指靈明的心體。念爲心之用，心爲念之體。念來即覺，覺之即無。念不住境，用不礙體，就是不犯清波。心念的起伏，如白雲行空，不沾不礙，舒卷自如，無往而不自在。「圓覺經」說：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，於諸妄念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於無了知不辨眞實。」寶覺禪師描述這種運轉自如、不沾不礙的境界作偈云：

黃花熳熳，翠竹珊珊，
江南地煖，寒北春寒，
遊人去後無消息！
留得雲山到老看。

徑山杲作頌云：

「荷葉圈圈圈似鏡，菱角尖尖尖似椎。
風吹柳絮毛毯走，雨打梨花蛺蝶飛。」

「山遂問：『拋綸擲釣，師意如何？』師曰：『絲懸綠水，浮定有無之意。』山曰：『語帶玄而無路，舌頭談而不談。』師曰：『釣盡江波，金鱗始遇。』這段對話的大意是如此：夾山說：「一切放下，不修不證，順其自然，又當如何？」船子說：「這樣作，不是等於空懸釣絲，不沾綠水；任其浮沈動定，不管是否有魚上鈎嗎？」夾山說：「語帶玄機，言如未言，令人無從索解、無路可循。」船子說：「道本無爲、無不爲，不修即修，不證即證。一切妄緣要經過長期的事境磨煉，才能完全消失（釣盡江波）。到那時，心空性現（金鱗始遇），自然見道。」

「山乃掩耳」，表示本體自性非耳目之所到。船子首肯，故曰：「如是如是。」「遂囑曰：『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，沒蹤跡處莫藏身。』」

自性本空，離言絕相。悟證自性，無異藏身空境，無跡可尋，故曰「藏身處沒蹤跡」。但是，既悟以後，性相融通，即色即空，即體即用，回機起用，出空入有，外不逐境，內不住空，隨緣度世，不爲世流所流，故曰「沒踪跡處莫藏身。」

三十五世江西道一禪師

馬祖道一曰：「不盡有爲，不住無爲。有爲是無爲之用，無爲是有爲之依。」又曰：「未有常行而不住，未有常住而不行。欲益無所益，欲爲無所爲。」（指月錄卷五）

總結這個公案，華亭船子有偈曰：

千尺絲綸直下垂，一波才動萬波隨。
夜靜水寒魚不食，滿船空載月明歸。

（冷齋夜話）

（待續）